

朝聖、神靈顯現和民間敬禮

聖母論神學的反省

Kathleen Coyle 著、周飛 譯¹

教會歷史中，信徒們不斷地敬禮聖母，在有急需時轉向她、至聖母朝聖地，祈求她的憐憫和助佑；有些基督徒甚至宣稱聖母瑪利亞親自顯現給他們了。本文立基於聖母論神學的角度，反省這些現象，指出這位「神聖如天主，平凡如我們」的聖母瑪利亞，她是一個至極完美的治癒者、懷著愛心的代禱者、先知、護慰者和朋友。

普世性的朝聖經驗

今天朝聖的人數與日俱增，不斷湧向世界幾大主要朝聖地；而從這些朝聖中心印發的雜誌及報紙，也刊載了許多虔誠的文章，傳遞出當地節慶日的講道內容。由於對聖母顯現與神視的熱情日益高漲，以及前往聖母朝聖地朝聖人潮的川流不息，我們且先探討一下朝聖在基督信仰傳統中的重要角色。朝聖是基督信仰傳統中，最古老的身心操練（physical-spiritual exercise）

¹ 本文譯自：Kathleen Coyle, *MARY: So Full of God, Yet So Much Ours* (Manila: Logos Publications, 2010), pp.135~150. 中譯本見：《平凡中的聖者瑪利亞：聖母論的歷史沿革》（台北：光啓文化，2017.11 初版）附錄。作者、譯者、審訂者簡介，請參本期前文的 433 頁。本文限於篇幅，部分內容經過編者調整，特此說明。

的方法之一，可以被描述為個人或團體前往某一特定地方的一段旅程，目的是為了某些特定的意向，去向天主或當地的聖人求助。朝聖是一段內、外兼修的旅程；給人時間和空間去從事發現、分辨、治癒和接受光照；是一段尋求聖者的旅程。

朝聖是一個普世化了的現象：沒有什麼文化、宗教或地域的界限。這種神聖旅程的經驗，在整個歷史上，一直與一個民族的形成及更新形影相隨。朝聖者離開家園，啓程到另一個神聖的地方，為獲得身體和靈性上的治癒，甚至希望能直接經驗神聖者，使生命得以更新。朝聖者在朝聖旅程中，可以體驗靜默、遇到各種象徵，並感受與同行者及與天主間更深的關係。這些經驗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朝聖者，當他們回到日常生活中時，就會懷有新的希望和靈感。

朝聖者的靈修

基督徒的靈修旅程，是以門徒的身分跟隨耶穌，這門徒身分涉及我們的仿效耶穌、親近耶穌和服務他人。皈依帶來轉變，轉變帶來行動力，行動力激發朝聖的旅程。新約清楚地告訴我們：與耶穌相遇的經驗，邀請我們做重大的轉變，即「跟隨我」的召喚。耶穌自己的旅程，就是天主子捨棄天主性降生成人、自我空虛的旅程，亦是一個捨棄自我的旅程、天主子自我空虛的旅程。朝聖者要像厄瑪烏二門徒與耶穌一起走在路上的經驗一樣，在路上自由地與陌生人交談、討論自己生命中所發生的故事，並在這些故事的光照下反省聖經的意義。

在基督信仰的世界裡，隱修院的默觀修士與神秘靈修者，

非常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內在救恩旅程，與神秘地委順於天主。對普通教友來說，朝聖則是他們得以一窺修道生活堂奧的最佳經驗。文化人類學家 Victor and Edith Turner 簡明扼要地指出：「如果說神秘靈修是內心的朝聖旅程，那麼，朝聖旅程就是形諸於外的神秘靈修了」²。旅程中的靜默和靈修經驗，為一個人能接受天主在「無可言喻的歎息」（羅八 26）中賜予的禮物做好準備——藉著反省和默觀，進入與天主的親密關係，我們有希望能夠與自己在天主內的生命相合拍。

禮儀的重要性

在朝聖地舉行的禮儀，是為幫助朝聖者經驗到神聖。天主教朝聖地中的禮儀包括遊行、灑聖水祝福、舉行感恩聖事慶典，以及行病人傅油禮。由於在禮儀中使用了象徵、聖歌和其他的中介圖像，因而喚起感性上的意義和價值，激勵人們的日常生活。禮儀極具表現力，它的奧秘之處恰恰就在其本身，它同時顧及了身體與心靈。每一個姿勢，都是蘊含於行動中的象徵，幫助朝聖者在可見的形式中經驗到神聖。它提醒我們是活在時間和永恆之間的門檻上，幫助朝聖者覺察到自己生命中的奧秘。朝聖地帶回來的紀念品，能使朝聖者在朝聖旅程結束之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能持續體驗此時此刻的神聖經驗。

² Victor and Edith Turner,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05~206.

朝聖地

人們相信朝聖地是曾經發生過奇蹟，或可能再次發生奇蹟的地方。它們就像是把天庭和人世分隔開來的「帳幔上的間隙」（“tear in the veil”）³。已經形成規模的朝聖地，會像其他社會機構一樣地運作。這些地方會提供某些固定的禮儀和敬拜，並且會有特定的「朝聖季節」來滿足大批朝聖者的心願。然而，確切地說，朝聖是具有神恩性的，它是朝聖者對某一神恩所做的決定性和個人的回應。因此，正統宗教對朝聖的態度都趨於複雜矛盾。絕大多數的朝聖地都會有一些超乎平常的信念，如：特別相信聖髑、聖像，或從聖泉池中流出來的聖水等，但這些只能讓那些真正內心皈依的人受益。

有趣的現象是：自中世紀起，天主教的朝聖地大多數是聖母朝聖地。如今，每年都有大批朝聖者湧向露德、法蒂瑪和默主哥耶（Medjugorje，在東歐巴爾幹半島的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共和國境內）等地。前往印度南部威蘭卡尼（Velankanni）聖母朝聖地的人數也不少於露德。巴基斯坦的米黎安瑪巴德（Miriamabad）國家聖母朝聖地，每年也吸引了大批朝聖者前來，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越南天主教徒最近慶祝了羅榮童貞榮福聖母（Virgin Mary at La Vang）顯現兩百週年，他們相信聖母瑪利亞在他們因信仰而受到迫害時扶助了他們。上海附近的佘山聖母朝聖地，每年更是吸引了大批朝聖者，不僅來自中國大陸，也有來自臺灣和香港的

³ Victor and Edith Turner,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p.7.

信徒。菲律賓人敬禮聖母的方式，也是去聖母朝聖地朝聖，尤其是 Antipolo、Manaog、Baclaran 等朝聖地。秋田朝聖地 (Akita no Seikon) 是在日本北方的重要聖母朝聖地。

民間虔誠敬禮、神靈顯現和神視

民間虔誠敬禮充滿了極強的人性、感性色彩，但也特別趨於盲目地接受信仰上的種種說法。它往往尋求可見、可感觸的憑據，諸如外在的標記或奇蹟，作為神靈親臨的標記。經驗到神靈顯現的通常是貧窮人，尤其是貧窮的婦女以及年輕人，他們對這種神靈顯現的經驗描述得非常詳細。貧窮人緊緊擁抱著教會，視之為安慰和慰藉的管道，在教會裡，他們可以尋求到支持和救恩。由於天主在過去曾經干預了人類的歷史，因而信徒們也懷有天主現在還會再次這樣做的希望。

主曆 2000 年時，印尼爪哇上空據說出現一團黑雲，酷似耶穌人頭的肖像，籠罩著當地教堂。當地基督徒把這個顯靈現象看作是奇蹟，數以千計的人到此教堂來朝聖。一個朝聖者說：「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但我相信這是真的」。印尼是在穆斯林主導下的國家，多年來對基督徒的暴力持續不斷。有文件資料顯示：在這次顯靈報導之前的 18 個月裡，有 175 座教堂被毀，4000 多名基督徒被殺害，另外據稱有數百人被逼皈依了伊斯蘭教。據當地的牧者說，他從未見到人們如此熱心、如此虔誠過。他更解釋說：人們此時都轉向內在的信仰，是因為外面的世界實在危險。布朗 (Raymond Brown, 1928~1998) 對於一個「遍布神蹟」

的歷史記錄，表示擔憂：

「在過去的時代裡，奇妙事蹟隨著天主在人間的行動而發生，以及神蹟支持著信仰，都是意料中的事。然而現在，神蹟卻引起好多基督徒的懷疑。這並不單單是因為理性主義或對神蹟的盲從輕信使然，而是來自基督徒對猶太基督信仰傳統（Judeo-Christian tradition）獨特性的瞭解：這個獨特性，就是相信天主一直在人類歷史中運作，就像祂現在就在我們當中運作一樣。一個遍布神蹟的歷史，並不是我們所生活的歷史。⁴」

教會對神靈顯現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並沒有給予任何具體的教導。也許這是天主自由給予的一個特殊時刻，藉著這樣的時刻，天主聖神啓發某個諸如年輕人、沒有文化的人和村婦等人的想像力，要他們接受一項來自天上的訊息⁵。也許這可以解釋為天主特別親近了某人，即使他不屬於平常進入神聖領域的正式管道之內。

拉丁美洲的神學家們透過對窮人，尤其是那些被剝削的貧困婦女之宗教經驗的反省，而注意到貧困、不正義和缺乏安全感如何促成了人們的宗教經驗；他們更進一步將其解釋為發生在人類關係層面的不尋常事件。當我們常用的語言和姿態已經變得不再讓人信服，天主的恩寵就會介入，說出人們內心早已

⁴ Raymond Brown, *The Virginal Conception and Bodily Resurrection of Jesus* (New York: Paulist, 1973), p.29.

⁵ E. Johnson, "Saints and Mary", in *Systematic Theology*, p.174.

知曉而又沒有順從之事。「神蹟是詩，是象徵最高的表現，有的時候也是先知能力的最高表現——摒棄現存邪惡，要求恢復正義」⁶。因此神靈顯現的「共同點，是日常生活中『非常規』元素的突然進入，干預自然的正常功能」⁷。

各處의 聖母顯現

主曆 1000~1200 年間，以墓地和聖髑爲主的聖人敬禮，開始被更能親近、更有效力的聖母德能所取代。從中世紀以來，當榮福童貞聖母的敬禮逐漸成爲整個天主教徒信仰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時，宣稱聖母顯現的事蹟也就越來越多。在聖母顯現的事件中，見到神視者可體驗到一些前所未有的奇妙經驗。人們好像都預備好去接受到一個偉大的神蹟，而使生命有了徹底的改變⁸。

雖然有關聖母顯現的文獻很多，但大部分是一些熱心敬禮以及辯護性的作品。作者們都意在捍衛、並宣揚他們所相信的聖母顯現的真實性。論及聖母顯現的學術性作品並不多見。這使得下述各類研究的困難度增加不少：聖母顯現之本質及相關現象的研究；發生時社會中的歷史、宗教性背景的研究；敬禮

⁶ Ivone Gebara and Maria Clara Bingermer, *Mary, Mother of God, Mother of the Poor*, trans. Philip Berryma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9), pp.147~148.

⁷ 同上，p.148.

⁸ Gebara and Bingermer, *Mary, Mother of God, Mother of the Poor*, p.148.

者的世界觀的研究；以及這些因素與聖母（或受敬禮的聖人）之間關係的研究。這類的研究必須發掘：對見到神視者來說，顯現所蘊含的意義何在；以及在顯現經驗裡，他或她是在怎樣的過程中獲取意義的。

在許多顯現中，信者和天主或信者和聖母之間的關係，通常是契約型的：信者要祈禱、悔改，或還願，來換取天主的賜福。聖言降生成人則不同，它強調的是天主因慈悲而進入我們的世界。在我們維護窮人、給饑餓者食物、爲了和平和正義而飽受磨難的當下（瑪廿五 31~46），就是天主進入到我們人類歷史的時刻。我們不能像加里肋亞人一樣，在天空的雲彩中尋找天主（宗一 10），而要在日常生活彼此照顧之中找到祂。因爲天主聖言是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成了血肉，天主的恩寵會碰觸我們生活的一切現實。

聖母顯現的共同現象

數世紀以來，聖母瑪利亞讓見到神視者所體驗到的形象，有某些共同現象。第一個常見的聖母形象是個治癒者，可使病人康復。在醫學知識匱乏的中世紀，好多疾病的成因不明，甚至把生病當作是因道德罪過而招致的懲罰，人們因而尋求神蹟式的治療。於是，聖母朝聖地就成了人們尋求治療的場所，而人們也將許多奇蹟般的治癒歸功於她。至於治癒是來自自然因素，還是心理因素？對這些疾病痛苦得到解脫的人來說，沒有什麼不同，他們反正視其爲神蹟。儘管現今已很發達的醫藥，

對於治癒的評估有了不同的標準，但在聖母朝聖地的神蹟式治癒現象仍然屢見不鮮，尤其是在露德，因為在科學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們還是會繼續尋求神蹟。

另一個在民間信仰想像中的共同現象：聖母瑪利亞仍然是天地之間的一個代禱者。她不僅代我們向天主祈求，更因為她是天主之母，事實上會影響天主的審判。她是仁慈之母，可以運用代禱者的德能為我們轉求。因為人們相信她有這樣的德能，使得她的朝聖地更加盛行不衰，朝聖地的神蹟故事也屢傳不息。參與某些規定的敬禮，可以得到全大赦，更讓人們確信自己的罪已經得到了寬恕。

十九、廿世紀顯現中的先知性訊息

聖母的朝聖和聖像，在十九及廿世紀中，戲劇化地復甦起來。從 1928 到 1971 年之間，總共不到五十年，就有了 210 件聖母顯現的記錄。中世紀的朝聖，開始於地方性或區域性的聖母敬禮；但工業革命後的朝聖，則始於某一特定的神視或顯現經驗。1858 年聖母顯現給伯爾納德 (Bernadette Soubirous, 1844~1879) 這位患有哮喘病的貧窮農家女的故事，震動了整個天主教世界。十九世紀的歐洲，天主之母與農民們的相遇並不少見。伯爾納德的故事，其實是庇里牛斯山脈農民神視傳統故事 (tradition of Pyrenean peasant seers) 的代表，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數世紀之前。十九世紀的露德地方偏遠窮困，連教堂、診所或火車都沒有。據稱，越來越多來這裡祈禱的朝聖者經驗到悔改、修和與

治癒。聖母不停地召叫人們悔改，這點反映了十九世紀的罪惡感現實；對比之下，一方面是聖母瑪利亞的純潔和美善，另一方面是罪人的罪孽和不堪。顯現的訊息，只不過在強化了傳統的信理理論。

在此十二年之前的 1846 年，La Salle 聖母顯現給兩個小孩，要他們忠實地祈禱，並指出人們因罪過將受的懲罰：無法收穫莊稼，他們用以裹腹的馬鈴薯，只夠吃到耶誕節！正如中世紀之後的聖母論神學，這些顯現是在強調瑪利亞與其他基督徒的不同：她有代禱的德能，而人類卻是無助的，而且世界正在罪惡及無信的情況中沉淪。

1917 年，三個小孩在葡萄牙法蒂瑪遇到聖母顯現的經驗，引起人們關注這處於戰爭危機中的世界。三個孩子蒙恩看到默示性的神視以及先知性的警告。Eamon Duffy（1947~，英國劍橋大學教會歷史學教授）評論說：

「眾所皆知：法蒂瑪聖母被特別刻畫成一個冷戰專家（Cold Warrior），她所傳布的訊息是對共產主義充滿畏懼的斥責，號召人們多念玫瑰經以對抗核子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威脅。共產主義的蘇俄是聖母瑪利亞的仇敵，所以，所有對抗共產主義的人都是她的朋友。我還深深記得曾經讀過號召支持伊比利亞半島右翼政權的宗教小冊子，那是為給薩拉紮和佛朗哥的獨裁統治（regimes of Salazar and Franco）⁹背

⁹ 審訂者註：薩拉紮和佛朗哥分別是伊比利亞半島上兩個國家——葡萄牙與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獨裁統治者。

書，說他們是天授之權。¹⁰」

顯現在民間信仰中的默示性意識型態

要討論現代的各種神靈顯現的現象，首先要檢討的是涉入這些顯靈現象之人的世界觀。為其中很多人來說，聖母瑪利亞就是在困惑時期出現的那位「身披太陽」的女子（默十二）。她以請求、警告、哭泣的方式出現；她所傳達的訊息及秘密，都與當時世界的處境息息相關。作為天主慈悲的化身，她為我們向天主或基督代禱，並涉入歷史、去改變事件已經形成的發展因素。她的默示性警告，是對當今世界罪行的斥責。天主顯示憤怒，是由於人類的罪惡打亂了原本的秩序，因此祂的公義要求立即懲罰，這懲罰可以因祈禱和悔改得到緩解。祈禱和齋戒能阻止戰爭；人們若是祈禱、齋戒，並去告解，就能夠與天主重歸於好。John Shinnors (1920~) 相信：這類特別啓示的有關訊息，與見到神視者本人對世界的理解有很大的關聯性。他視這些千年的先知性訊息為：

「……對現有社會秩序的指責。這樣的社會秩序要麼已經崩壞，要麼徹底受控於某些現有的體制或習俗，已經腐敗、殘酷了，因此需要一個正義的社會，一個烏托邦來替換。現代的聖母顯現，始終把現有的社會看作是腐敗的，應該要改變。這些聖母顯現喚起了人們對穩定、安逸和墨

¹⁰

Eamon Duffy, "May Thoughts on Mary", *Priests and People* (London: The Tablet Publishing Co.), May 1991, p.193.

守成規的情懷——尤其是在天主教的傳統中。¹¹」

儘管有很多默示性的警告，以及世界將崩潰的預言，聖母瑪利亞始終強烈表達出她的人性，她是母親、也是扶持者，是安慰者、也是輔導者。是她的溫柔、寬恕和安慰的特性，讓我們感覺到她的和藹可親。Sarah Jane Boss（生年不詳，英國 Wales 大學聖母論神學研究中心主任）評論說：在近期的聖母顯現中，人們默想和體驗的焦點，並不在瑪利亞生理母親的身分上；她說：

「中世紀，童貞聖母所彰顯的，是她在生理上是天主之母的身分；不過，在天主教敬禮傳統中，慢慢地被一個祈禱的年輕婦女形象所取代。她的身體及她的母親身分，與其功效沒有任何關聯。然而，她一直並且保證將來仍然會和藹可親。¹²」

聖母朝聖地的信德和商業

朝聖者去聖母朝聖地祈禱，尋求聖母瑪利亞的助佑，並為過去的罪做補贖。然而，在沒有神職人員的情況下，朝聖者依賴某些聖物：聖水、念珠、聖牌和聖像等幫助他們與心靈世界建立某種關係。他們搜集聖髑和紀念品，藉著觸摸某些有形的事物來證實天主可見的臨在；如此，許願所用的蠟燭為聖地的

¹¹ John R. Shinnars, "The Cult of Mary and Popular Belief", in *Mary, Woman of Nazareth: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9), p.196.

¹² S. Boss, *Empress and Handmaid*, p.40.

燭光遊行，就成爲必需的。精神和物質、商業和宗教的融合，使民間信仰有了新而有趣的表達¹³。

對於學者來說，他們很容易批判宗教商業化的膚淺和虛假，更會把這樣的朝聖者，尤其是婦女，看爲迂腐、落後。然而，我們必須把去聖母朝聖地詮釋成當代聖母信仰的活潑表現，因爲去朝聖地也好、市場買賣行爲也好、還是新科技的應用也好，都是朝聖經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爲我們信衆信仰的表達提供了新的途徑，同時也在靈修上強化了我們與童貞聖母的關係¹⁴。

瓜達露貝聖母的訊息

與十九、二十世紀其他聖母顯現的默示性訊息不同，瓜達露貝聖母顯示出的是天主慈悲的面目。聖母那包容一切的熱情和愛，傳達了陪伴與關懷的力量。墨西哥基督徒的信德，與他們的聖母敬禮從開始就密不可分。他們的信仰一直在尋求當地固有的表達方式。特佩亞克山（Tepeyac）曾經是印第安女神特納辛（Tonantzin）的聖地，聖母在這裡顯現給胡安·狄雅哥（Juan Diego, 1474~1548），一個阿茲特克（Aztec）印第安人。聖母瑪利亞在這裡認同這個被征服民族的女神，不僅表現在其身體、語言和服飾上，也表現在她選擇這個印第安聖地和環繞她的天堂象徵上。

¹³ Suzanne Kaufman, "Our Lady of Lourdes: Faith and Commerce at a Marian Shrine", *Concilium*, 2008 (4), pp.116~117.

¹⁴ 同上，p.124.

聖母瑪利亞在這場景中，以溫柔的話語向人們說話，徵求他們的合作，請他們成爲她的使者。當時正是整個墨西哥民族遭受西班牙殖民者侵略和剝削，墨西哥的原住民受到奴役，婦女們慘遭蹂躪的當兒，聖母就在此時帶給人們希望的訊息。他們的人性受到質疑，有人努力想要剷除他們的宗教，這個遭受奴役的民族已經被帶到了絕望的邊緣。他們身上早已蕩然無存的人性尊嚴，在胡安·狄雅哥身上再次被拾回，聖母瑪利亞就是要透過他來傳遞自己的訊息，他成了瑪利亞信任的使者。

在聖母瑪利亞身上，印第安女性被西班牙殖民者恣意踐踏的尊嚴也得到了恢復。聖母瑪利亞與狄雅哥的對話彬彬有禮，滿是尊重，表示她希望人們能夠努力掙脫被邊緣化和受壓迫的困境，爲自己的生活 and 未來努力。瓜達露貝聖母的圖像，是嬰孩耶穌在她的體內。聖母在她的愛子——降生到他們的生活和文化中的耶穌——身上，爲人們帶來了新生和希望。詹森（Elizabeth Johnson, 1941~）補充說：

「〔她〕成了印第安人以女性形象表達的天主，與西班牙人以男性形象所表達的天主之結合體。女性天主觀是西班牙人視爲邪惡，並努力想要消除的；反之，男性天主觀卻是印第安人無法懂透的（因爲在那瓦特人，也就是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印第安各族人的宇宙觀中，任何事物都要有男性與女性協調的陰陽結合）。任何一種對天主的理解，都是一種擴展，因此而產生新的表達；這樣的表達幫助我們對天主的自我有

更豐富的理解。¹⁵」

她以無所不包的愛和熱情，給弱小者傳達了關懷與陪伴的能量。她以人們能夠理解的方式來到她們中間，以她們所熟知的服飾象徵，成了她們當中的一個。如此，對於那些努力掙扎尋求政治和經濟獨立的人，對於那些有訴求的人來說，聖母瑪利亞無疑給她們帶來了啓發激勵。她的聆聽、治癒和肯定，促使人們去欣賞並維護自己的尊嚴。當人們爲了正義而不斷奮鬥的時候，這種象徵就越與人們所追求的社會和經濟的解放相聯繫，不僅僅是在墨西哥，也在整個美洲大陸各處。

墨西哥瓜達露貝聖母的解放訊息，給廿一世紀拉丁美洲窮人、移工、亞洲移民，以及美洲非裔社群等，帶來了嶄新的意義¹⁶。Barbara Pope（1941~，美國婦女研究學者）注意到：與瓜達露貝聖母相比較，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的聖母顯現，大部分都沒有關於社會改革或者解決剝削和壓迫問題的訊息；相反地，她說：那些訊息的政治導向都是後退，而非前進¹⁷。卡爾（Ann Carr, 1934~）就十九、二十世紀大量的聖母顯現評論說：這些顯現固然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希望和敬畏，這些朝聖地也吸引了來自各個階層的朝聖者，甚至將瑪利亞加以神化，然而，卻從來沒

¹⁵ E. Johnson, *Mary, Woman of Nazareth*, p.41.

¹⁶ Walter Brueggemann, "Texts that Linger: Words that Explode", *Theology Today*, Vol.54, No.2, July 1997, p.180.

¹⁷ Barbara C. Pope, "Immaculate and Powerful", in *Immaculate and Powerful: The Female in Social Image and Social Reality*, ed. Clarissa Atkins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5), p.195.

有強調過她在耶穌救贖工程中的積極合作¹⁸。

聖母顯現的新浪潮

無論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詮釋當代聖母顯現的現象，以及前往聖母朝聖地朝聖的浪潮，神學家都必須探討為何基督徒團體表達其信仰的虔誠敬禮，會用「相信童貞聖母的顯現」及「去聖母朝聖地朝聖」的這兩種方法。不少聖母顯現的事件已經發生或持續發生在民不聊生的國家，或社經狀況非常糟糕的地方。聖母瑪利亞的臨在成了希望的標記，並已帶給人們生活上的安慰。Turner 認為：近代的趨向，可能代表以下的徵兆：

「『女性主義』的復甦，尤其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男性』去除聖像運動、科技發展、社會官僚化、理性征服，與自然工具運用之後¹⁹。在聖母顯現與朝聖的歷史中，難道我們看不出女權的進步？從一個幾乎是匿名幕後的保姆角色，到一個有個性、自由解放的女性角色？或是透過西方『男權』文化眼中看到的因果報應與新時代的來臨？²⁰」

¹⁸ Ann Carr, "Mary in the Mystery of the Church", in *Mary According to Women*, ed. Carol Frances Jegen (Kansas City: Leaven Press, 1985), p.9.

¹⁹ 審訂者註：Turner 認為西方傳統文化在性別上的成見，認為女性是能指（signifier），男性是所指（signified）。女性主觀、重形式、重感情，而男性客觀、重內涵、重理性，導致女性喜愛聖像，而男性則加以排斥。

²⁰ V. Turner and Edith Turner,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p.238.

教會審慎的態度

前往聖母朝聖地朝聖的人，往往會有一個很深的信仰經驗，那就是朝聖歸來會有一種皈依和生命更新的感覺。儘管教會認可了，但這些聖母顯現事件並不屬於「信仰寶庫」(deposit of faith) 的範疇，所以我們能給它們的可信度，只能達於人性的標準，猶如我們對任何其他人性經驗中的可信度一樣。在私下的啓示中，接受啓示之人的人性特質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它對即使是最真實的經驗都會產生影響。調查某個聖母顯現事件是否屬實，以及決定這顯現事件是否有價值「讓所有人相信」，這是屬於事發當地主教的權限。

教會也清楚意識到：巫術的跡象 (vestiges of magic) 不僅存在於我們今天的成人世界中，也存在於某些高級宗教裡——在他們的教義和禮儀中。所以我們需要審慎和分辨。教會不能忽略某些人所相信的超自然現象，但也不能不意識到某些所謂的奇蹟事實上是幻覺，是因某些不正常的心理因素造成的，而需要特別審慎的調查。

即使是教會認可的聖母顯現事件，如果我們經過認真的思考和反省，卻感覺難以相信，那就沒有必要去相信。比利時神學家史勒貝克 (Edward Schillebeeckx, 1914~2009)²¹ 指出：教會對聖母顯現事件或私下啓示的認可，絕非是對其歷史真相和真實性永無錯繆的保證，而只是爲了讓人們對聖母顯現事件的信仰不

²¹ 審訂者註：比利時神學學者，道明會會士。思想特色爲融合傳統士林神學與近代聖經學及人文科學。

被扭曲，或傷害到信眾，同時也是一種肯定，正如他所言的：

「這只是教會官方對調查過程中所呈現的證據，有足夠的確認；在理性基礎之上對接受此顯現是否真實，所作出的審慎的肯定……。教會只不過是在肯定人們可以在顯現地，以特殊的形式來敬禮聖母，在教會的判斷中，它們不相反信德和倫理，並且有足夠的證據使得人性信仰對其予以虔誠和謹慎的認可。²²」

教會對聖母顯現的訓導

有關聖母顯現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教會有些什麼明確的教導呢？有些神學家認為：聖母顯現使教會的神恩要素彰顯出來；在這神恩中，人們的想像力被引發出來，而接受到來自天上的訊息。另一些神學家認為：聖母顯現可以解釋為天主親臨那些以非正式管道走進神聖的人。

儘管神學家們有不同的解釋，但他們都接受：這現象無論是神視，還是神靈顯現，都不會對信仰寶庫有所增減，教會將其視為私下的啓示。假如這是真實的神靈顯現，就可以提升人們對信仰的投身，或對信仰更深的理解。如同其他敬禮一樣，儘管教會官方批准或認可了某一聖母顯現事件，也不會要求信徒必須相信其歷史性。就其啓發人們擁有更深的信德和更好的社會實踐而言，聖母顯現事件是值得尊重的，我們要以它的愛、

正義與和平等果實來判斷它。以下是美國天主教主教團的提醒：

「私下的啓示即使傳遍整個世界，比如露德聖母，甚至已被教會禮儀年曆所認可，教會也不要求教友必須接受這個事件，或由此而來的任何特別形式的敬禮。」(BYM 100)

民間信仰敬禮作法的引導

民間敬禮的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教會當局和禮儀專家們對聖母敬禮不加以規範化，則會導致其禮儀偏頗，甚至過度。神學家們應該探求在敬禮聖母過程中所出現的偏頗或過度，是由於禮儀的匱乏？還是由於人們內在和靈修需求無法在團體禮儀中得到滿足，只得到非凡經驗中去尋找？他們也要探討早期基督徒們在瑪利亞身上所看到的天主性特質，今天如何可以歸還給那位慈悲、寬仁的天主。

Duffy 說：「逾越奧蹟成了人們頭腦所掌握的東西，不再是透過相遇與共融而提升和改造我們的現實」²³。我們現在的堂區禮儀所慶祝的是慈悲寬仁、緩於發怒的天主嗎？祂富於慈愛忠誠，對萬代人保持仁愛了嗎（出卅四 6~7）？各位牧者如何將天主聖子在「時期圓滿」時、生於瑪利亞、成爲血肉的降生奧蹟表達出來？有使之成爲歷史的核心，從而對聖母的敬禮最後能將我們導向她的聖子嗎？

Duffy 總結說：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爲什麼在敬禮中我們

²³

Eamon Duffy, "Popular Religion", *Priests and People*, June 2000, p.221.

的感情或情緒會如此強烈，而不是斥責敬禮中的過分之處，成了「病態基督信仰的異端熱火，急切需要禮儀上的革新，來治癒這個病症」²⁴。教會聖統階層不太可能完全有效地掌控住聖母的敬禮，但卻可以導正，使其敬禮方式更形正規。比如露德聖母的敬禮，就是以基督為中心的，因為露德聖母朝聖地是教會官方認可的，感恩祭、病人傅油和聖體遊行成了朝聖的重點。

任何神學上對聖母瑪利亞形象的重塑，都必須把民間信仰想像中的聖母形象考慮在內，因為無數的朝聖者湧向朝聖地，在聖母身上默觀天主與人之間的親密感。保祿六世在《聖母敬禮》(MC) 通諭中說，聖母論神學必須努力強調：

「至聖童貞的角色，……主之門徒的完美模範……她也為解放受壓迫者而伸張正義，以及救助窮人之愛德而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她要在人們心中建立起基督的愛，成為一個積極的見證人。」(MC 37)

由於所有的信徒都在他們靈修生活上擁抱著民間信仰敬禮的某些做法，民間信仰的敬禮會需要這位「神聖如天主，平凡如我們」的聖母瑪利亞，她是一個至極完美的治癒者、懷著愛心的代禱者、先知、護慰者和朋友。普通百姓會提供神學家和牧靈領袖所忽視的：露德和法蒂瑪、上海佘山、越南的羅榮 (La Vang)、印度南部威蘭卡尼 (Velankanni)，以及一個充滿希望的瓜達露貝，可能會永遠與我們同在。

²⁴ 同上。